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美术考古文存

MeiShu KaoGu WenCun

何志国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美术考古文存

MeiShu KaoGu WenCun

何志国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考古文存/何志国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68-3088-1

I. ①美… II. ①何… III. ①美术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9.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254号

责任编辑/ 牧 人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14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088-1

定 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略谈美术考古学的探索

美术考古在国内外起源较早。在我国，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其中对青铜器和石刻的鉴定、鉴赏和研究，可算是最早的美术考古研究。在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随着对古希腊、罗马等古典艺术的重新认识，美术考古研究成风，形成了西方艺术史的传统，并对考古学的产生，起到了先导作用。

“美术考古学”一词出现较早，但作为学科概念的提出，则晚至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首次列入“美术考古学”词条。一些学者开始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其中，刘凤君著《美术考古学导论》（1995年）、孙长初著《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2004年）和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2004年）等专著，先后通过美术考古学概念、研究目的、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美术考古学研究特点和与考古学、美术史学的关系诸方面，对美术考古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回顾、总结和评说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历程，对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大有裨益。

一、美术考古学概念和研究目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术考古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成

立，在学术界、尤其是考古界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和《美术》卷的不同态度。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的《考古学》卷的分支学科中并无《美术考古学》词条，只有史前考古学、金石学、铭刻学、甲骨学、古钱学这几门分支学科。这并不是疏忽。^[1]可能是为了弥补缺憾，《考古学》卷“考古学”总论在介绍“特殊考古学”时，首次把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提出，并作了这样的表述：“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2]

作为对正式的学科概念比较完整的表述，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词条。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泓撰写了“美术考古学”词条，他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取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发展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这是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美术考古学的概念，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进行了表述。在“美术考古学”词条中，杨泓还界定了“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从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研究重点在宋元以前；扼要地概述了它所包括的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等主要内容。另外，他特别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区别。”^[3]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把美术考古学设定的研究“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个目标与考古学的研究目的一致，显然过大（详后）；与其相比，“美术考古学”词条的研究目的范围较窄，而且要具体、实际一些。当然，限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体例要求，

杨泓不可能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目的展开探讨。其后，在《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一书中，他按朝代、分类别，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美术考古的发现和进行了综述。^[4]

不过，在考古界，仍有学者对把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的提法颇有微词。例如，1994年，张忠培就认为：“正如从文献史料中获取信息而进行美术史、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不能成为历史学家一样，仅仅应用古代遗存的信息拓宽各专门史的知识不能看成是学科渗透，更不应把它们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5]

尽管如此，美术考古学的提出，仍然激发了学者们试图从理论上建设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热情。199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凤君著《美术考古学导论》一书，这是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探讨美术考古学理论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凤君对美术考古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利用考古学整理研究资料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还原分析研究，阐明物质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一门科学。”^[6]在杨泓有关美术考古学研究目的的基础上，刘凤君增加了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研究的内容，这显然是受到了美术史研究的影响，给人印象是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目的的综合。

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一书由文物出版社于2004年12月出版，他给艺术考古学所下定义是：“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研究方法，以及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参考和对传世艺术品的比较研究，阐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巨大成就、古代艺术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7]孙长初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增加了“阐述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巨大成就”和“古代

艺术发展规律”的内容。引人注目的是，他将美术考古学改称为艺术考古学，认为艺术考古学包括美术和除美术之外的音乐、舞蹈和戏剧。从我国目前对艺术和美术概念的界定现状而言，这样做亦无可厚非。但是，他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分类所包括的壁画、绘画、雕塑、碑刻、工艺美术和其他艺术品，仍然属于美术的范畴。虽然他在其他艺术品一类中提到的音乐、舞蹈、百戏等似乎不属于美术类的艺术品，但是，在有限的介绍这些艺术品的笔墨中，他仍旧是从造型艺术角度叙述的，所以，他研究的对象仍然属于美术范畴。他所称的艺术考古学实际上就是美术考古学。

与此同时，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虽然该书对美术考古学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了阐述，它提到：“美术考古学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人工作品的文化内涵，还原出其所蕴含的精神性，并从中揭示出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内在的发展规律。”^[8]这个研究目的把过去研究对象界定的美术品扩大为人工作品，扩大了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外延和范围，它强调目的是还原人工作品“蕴含的精神性”，无疑拓展了美术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古代人工作品的“精神性”不仅包含了艺术观念，也包含了人们的思想、宗教等观念，美术考古学能胜任吗？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美术考古学的概念经历了努力摆脱考古学的影响，出现走向独立的趋势；研究目的经历了空泛、大而无当，逐渐具体、清晰、接近准确的这样一个过程，处于不断地完善之中。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探索，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地清晰起来。

二、美术考古学研究方法

杨泓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采用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实际上，它们就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刘凤君指出：“美术

考古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法，可分为基础研究法和深入综合研究法。基础研究法是指所运用的考古学对遗迹遗物整理研究中的区系划分法、层位法和类型排比法；深入综合研究法是指历史研究法和借鉴美术史的艺术分析研究法。”^[9]这是在沿袭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引进了历史学和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使得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尽管如此，黄厚明、杭春晓还是认为：“这种论述只是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感性经验的总结，缺乏深层次的学理层面的思考，不能够反映目前美术考古学所涉方法。”^[10]

孙长初指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运用。”^[11]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将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美术考古学。

阮荣春、黄厚明则反对照搬考古学理论作为美术考古学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美术考古学研究中。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使然：首先，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只是为了复原古代文化和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其着眼点并不在作品本身；其次，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所完成的阶段性任务与美术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探讨作品背后的精神性问题上，两者所起的作用均有明显的局限。”^[12]

倡导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追求“复原古代文化和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是不现实的。首先，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大自然的变迁和人类的破坏，古代文化能够遗留至今的是残存无几，考古学所接触的“古代文化”，仅仅是古代人类社会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全部复原，考古学至多复原部分古代物质文化。从理论上讲，考古学至多无限地接近复原古代物质文化，而绝不可能做到完全复原。其次，考古地层学最大的作用就是确定古代物质文化的相对年代，考古类型学的作用是在考古地层学的基础上，确定古代物质文化的类型、区系和源流；前者的作用是确定时间（年代），后者的作用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探讨物

(人工制品)的形态演变;两者的作用合并在一起成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基础和前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在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由于考古学过于注重古代物质文化的物,而忽视物中所包含的人的精神因素,这的确是仅靠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阮荣春、黄厚明针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性质,提出了“物态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这一方法主要涉猎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和形式态。如果我们将前两点称之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态,那么,后两点则视为研究对象的本体态。就通常情况而言,作品的自然态,涉及内容包括层位关系、具体位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等;作品的人文态,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化传统、时代背景、创作心理、观念意识、社会力量构成、社会结构系统等;作品的物理态,涉及内容包括材料(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作品的形式态,涉及的内容包括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题材、形象、构图、线条、色彩、光线、明暗等。需要指出的是,物态学方法论的四个方面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结的整体,彼此可以互相谐配、互相印证、互相深化。其中,对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种因素的分析都会对其他方面或因素产生连锁反应,这也是美术考古学方法论研究的复杂性所在。”^[13]

应当指出,从探究学科研究方法的独专性而言,上述有关将物态学方法论作为美术考古学的方法论的探讨,具有美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创新性。以下分析作品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和形式态的具体归宿。作品的自然态涉及内容属于田野考古学范畴。作品的人文态涉及的内容即作品的历史背景;如果在史前,除了考古学外,还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作品的物理态涉及内容包括材料的各个方面,涉及分析作品的技术层面,由田野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技术手段获得。作品的形式态涉及的内容就是作品的艺术形式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物态学包含的“四性”,其主要内容仍属于考古学和美

术史的范畴，但在史前，其内容超出考古学，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这说明物态学研究内容较前面提到的美术考古学的其他方法有所拓宽。另外，物态学包含的“四性”，是围绕作品的四个层面，对作品的研究内容从微观到宏观，作了细致的划分，有利于美术考古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而作品“四性”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过去互不相干的考古学和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得以有机结合；为考古学和美术史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美术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是，物态学的“四性”，只是对研究内容进行各个层次的划分。采用何种原则或者方法来操作这“四性”？尚不得而知。因此，他们也承认，有关将物态学方法论作为美术考古学的方法论的思考尚未成熟，“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14]

图像学是近现代西方艺术史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其代表性著作是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15]图像学方法近年来为我国美术史界所推崇，并尝试实践。那么，它在美术考古学中起什么作用呢？

图像学是“对美术内容的历史探究。它的目的是发现和解释艺术图像的象征含义，揭示图像在各个文化体系和各个文明中的形成、变化及其所表现或暗示出来的思想观念。”图像学把美术作品的解释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解释图像的自然含义（称前图像志），识别作品中的线条、色彩、形状等；第二个层次是解释图像的传统含义（称图像志），对图像所表现的故事的意义或特定主题进行解释。第三个层次是解释图像的内在即象征含义（称图像学），“发现和解释在作品的纯形式、形象、母题和故事的表层含义下面潜藏着的这种更为本质的内容。”^[16]

西方艺术史利用图像学方法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功的例证，但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因此颇有心得。例如，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认为：“图像学家探寻艺术作品最初的意义，并询问隐藏（编码）在作品中的文化解释。解码的程序本身被美化成为一种阐释的活动，它相对应地补充了最初的和历史的编码过程。这种图像学的方法也常常退化为一

种永恒地存在于人文主义客厅中的游戏，一种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作品（特别是那些带有文学文本和为了表达而创作的说明书的作品）的情况中才可能成功地运用。”^[17]他强调指出图像学研究的作品须有与之相关的文献相结合，才可以成功运用。而美术考古学所涉及的人工制品（作品），相当数量没有直接的文献背景。如何将图像学运用于美术考古学研究之中，值得探讨。

不过，孙长初极力推崇图像学在艺术考古学的运用，他指出：“图像学是一条解读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的必由之路；”并认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的阐释行之有效。”^[18]但是，在他所列举的史前宗教艺术、佛教艺术和汉代画像石艺术的研究实例中，我们看不出图像学方法和原理在这些古代艺术研究中是如何运用的。看来，他对图像学方法的理解是囫圇吞枣的。

易英认为图像学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原则。他指出：“帕诺夫斯基的美术史方法并非直接关于怎样考据的方法，而是试图说明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考据，在什么样的材料基础上才可以阐释一件艺术品的含义。他关于从前图像志到图像志再到图像学的三个阶段，并不是关于考据的三个步骤，而是指艺术品意义的层次划分。要正确地阐释艺术品的含义正是要在哲学文化学的意义上将艺术品返回到由材料构成的历史情境之中。”^[19]

阮荣春、黄厚明也认为：“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自身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如过分夸大作品中的‘隐藏的意义’、过分依赖文本而导致图像解析文献化倾向，都使得他的图像学方法过多的沾染了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导致真实性的丧失，故有人调侃地说图像解释发现美术品的象征含义比美术家本身提出或知道的象征含义还多。”^[20]

因此，虽然图像学的一些概念，例如图像志这个概念近年来在我国古今作品的研究中时常为人运用，但是，作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能否、或者如何在美术考古学中运用，迄今尚未被人掌握或完全认同，至今，它至少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三、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和范围

杨泓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取的美术遗迹和遗物”，将研究内容概括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等类，年代范围定在宋元以前。对此，黄厚明、杭春晓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与其说美术考古学的研究重心在宋元之前，倒不如说考古学的研究重心在宋元之前似乎更加合适。因为对美术考古学而言，宋元以后的家具、冥器、钱币、陶瓷、建筑等都是美术考古学需要关注的对象，而这些方面也是目前美术考古学研究领域相对薄弱的环节。”^[21]

刘凤君指出：“中国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美术遗迹和遗物可初步概括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 10 大类。”^[22] 这种分类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其目的只是为了在书中其后的章节中便于逐类展开综述。理论意义不大。

孙长初指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得益于艺术理论对艺术和艺术品质的探讨。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创造性、审美性、形象性、情感和思想性等主要特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受提供实物资料的考古学研究范围的制约，其年代下限一般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 年），重点集中在缺乏古代文献资料参考的史前时期和宋元以前的那段历史时期；种类局限于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等造型艺术品方面。”^[23]

我们不知道，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必须同时“具有创造性、审美性、形象性、情感和思想性”这五项特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少古代艺术品将被排斥在外。例如，原始艺术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少有甚至没有审美性；工艺美术品多数是生活实用品，除少量具有

独创性外，大多数是为商品生产的重复品。显然，按照这五项特征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标准去衡量，不少古代艺术品将被排斥在外，这个标准明显失之苛刻。另外，孙长初将传世艺术品基本上排除在他提出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认为“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即年代难以确定和伪作甚多。^[24] 这种看法也比较片面。姑且不论一些传世艺术品流传有序，年代可靠，本身就是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即使有的年代和真伪难以确定的传世艺术品，仍然可以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年代清楚、性质可靠的艺术品作标型器，用其对传世艺术品进行年代和真伪对比研究，从而开辟美术考古学和美术史新的研究领域。阮荣春、黄厚明也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材料，传世的大量作品也是其关注研究的对象。”可以已通过考古品对传世品进行研究，“如唐、宋、辽、金等墓室壁画的发现，就为传世的卷轴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另外，通过历史文献，也可以对传世品进行背景研究。^[25]

阮荣春、黄厚明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以实有化方式存在的人工作品。”^[26]

综上，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由“美术遗迹和遗物”到“实有化方式存在的人工作品”的变化，反映了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外延和范围的扩大、并逐渐定型的趋势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四、美术考古学研究特点和与考古学、美术史学的关系

杨泓认为，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的研究目的具有质的区别。这基本上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观点相同。即“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种认识反映了两点：其一，美术考古学和考古学两者研究目的一致，可以说，考古学覆盖了

美术考古学，这反映了杨泓等把美术考古学看做是考古学的一部分的认识；其二，从思维方式看，把考古学和美术考古学看作对人类遗存的客观研究（复原历史），而把美术史的研究看作是对古代美术品主观的审美研究。对此，俞伟超有不同意见，他说：“如果讲科学性视为主观性的消除，那考古学只能算作艺术。如把考古学的解释，看做是追求科学性过程的必然产物，其中既有客观性的东西，也有主观性的内容，那也就不能排除其艺术性的成分。”^[27]

刘凤君指出：“考古学研究文物的目的在于直接探讨它的历史价值，美术史研究古代文物艺术主要是了解艺术的发展水平和时代艺术风格，美术考古学研究古代文物艺术不但要探寻他们的艺术发展水平、时代风格，而且要以此为基础，探讨出现这种水平的社会条件、形成这种风格的社会原因以及美术对社会的反作用。”^[28]这是从研究目的探讨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美术史学三者的关系和区别。

孙长初指出：“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特殊分支，其研究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29]

阮荣春、黄厚明试图通过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美术史学研究对象的差别，确定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即专属性，从而确立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他们认为：“美术史研究的基本入脚点是‘美’的作品，这既是学科的底线，也是学科对象具有独专性的表现。”“就美术考古学而言，它的研究对象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以实有化方式存在的人工作品。它与考古学的区别在于：一、美术考古学研究的是经过人类加工制作的作品，非人工物品不在研究之列，而考古学则研究跟人有关的所有考古材料（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美术考古学除了研究通过考古学方法获得的作品外，传世的作品也是重要的研究

对象。它与美术史学的区别在于：美术考古学是‘形象’的作品，而后者是‘美术’的作品。前者是对实物资料自然属性的视觉语言描述，而后者的描述带有先期的审美价值判断。……如果我们把美术史看成是研究‘作品’的科学的话，那么，美术考古学就是研究‘作品’和‘时间’的科学。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区别在于：考古学的研究重心在宋元以前，而美术考古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并不明显。”^[30]

分别将美术史比喻为研究‘作品’的科学、美术考古学比喻为研究‘作品’和‘时间’的科学，可算是浅显易懂，却不准确；因为，它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美术史既研究作品本身，也研究作品的流变；研究作品的流变就是研究作品和时间，这岂不是与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混淆了吗？

可以看出，人们通过分析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和美术史的关系，在考古学和美术史之间寻找美术考古学与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差异，从而试图树立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

五、余论

美术考古学概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式提出，近年来，上述学者对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目的、对象、方法和与邻近学科考古学、美术史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使得美术考古学的学科轮廓初现端倪。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对象、方法的不确定性和存在分歧，使得理论框架尚未完全形成，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尚需时日。有学者指出：“就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而言，需要全新的思想，建立全新的思路还需要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严格的学术定位。”^[31]的确，对于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学者们应当敞开胸怀，提高理论素养，因循和守旧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任何一个学科不是建立在空中的楼阁，而是扎根于现有基础之上的。近百年以来，考古学从萌芽、建立到成熟的过程，就是例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相信，只要脚踏实地，不

懈探索，美术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就会有成熟的那一天。

注释：

[1] 杨泓指出，《考古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夏鼐认为，美术考古学目前在中国的研究尚不成熟，因而未列入《考古学卷》的分支学科词条。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代前言3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美术》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522~523页《美术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4]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5]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18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6]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美的追求与艺术的复原研究”（代再版序言）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2004年6月第三次印刷。

[7] 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31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8]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10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9]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5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2004年6月第三次印刷。

[10]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208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11] 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18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2]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12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13]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16至17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14]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18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15] [美] E. 潘诺夫斯基著,傅志强译:《视觉艺术的含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美术》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823页《图像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17] [德] 汉斯·贝尔廷等著,常宁生编译:《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2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 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197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9] [美] 迈克尔·安·霍丽著,易英译:《帕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7页“译者前言”,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

[20]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14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21] 阮荣春主编:《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208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2月。

[22]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17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2004年6月第三次印刷。

[23] 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31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